

秋天,我们从美国开车去加拿大,在苏必利尔湖租了一艘小摩托艇自驾游。事先没做旅游攻略,是误打误撞,开车到了附近,夫妻双双一激动,临时决定的。

## 苏必利尔湖遇险记

刘齐

然就轮到了我们一展身手。坚硬的船舷挨着躯体,马达的轰鸣声灌入耳底,天空那么远,水面那么近,水汽那么鲜,水天之间,两个异乡人连呼带叫,欢畅无比。忽而又停船,平伸了胳膊,小心了腿脚,走钢丝般,晃晃悠悠,互换位置,从新的角度给对方拍照。走走停停,快处慢慢,不知不觉驶向远方。太美了,放眼看有壮美,盯住一处看有秀美,往深邃处看有幽美,船移景换,目不暇接,既是北美之美,亦是地球之美。事后看资料说,苏必利尔湖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淡水湖,其面积82414平方公里。该湖也是世界上第四大湖泊,为美国和加拿大所共同拥有。湖水深得发黑,最深达405米,扎一百个猛子也够不着底。

乌云开始聚拢,聚拢的乌云也漂亮,一朵朵、一片片,层层叠叠,天然的油画、水墨画。也许会来一场大雨,我们没带雨具,淋

成落汤鸡影响审美,掉转船头,往回返吧。问题是,船头往哪边转?我俩并非初出茅庐的“驴友”,高兴归高兴,谨慎也还没忘。快艇刚入湖区,就仔细观察环境,特意选了一个独特小岛,作为返程的标志物。哪承想,这苏必利尔湖的浩瀚和寂寥,远远超越我们的预期,波涛中有一些小岛,左三个,右两个,俱是毛茸茸的长满野树荒草,状如翠绿色的半圆形馒头,四散开来,把湖面弄得好像一种非现实的怪异街区,叫幻境更恰当。不知湖的中心区域是何模样,至少我们的目力所及,全是这般情景。绕来绕去,绕昏了头,看哪个“绿馒头”都像是最初选定的标志物。

船东考虑周全,为艇上配备了海图——或者叫湖图,哗啦啦展开,铺在膝盖上,密密麻麻的线条和字符,溢出陆地来客的认知范围。凭太阳和手表可以判断方向,手表挺准,咋味走字,太阳藏在云中不肯露面。马达偏偏熄了火,狂扭操纵杆,像对接触不良的老电视那样拍机身,均告无效。船失去动力,随波逐流,在一个无名岛的滩头搁了浅。湖水涌到这里,掺了泥沙,变成浑浊的波浪,强一下弱一下冲刷船体。弃船上岛,可行走于坚实陆地,只是岸上荆棘茂密,无路可走,周围怪模怪样的树影,里边扑簌簌的,似乎藏着某种禽类兽类冷血爬行动类,冷不防扑上前来,不说叨你一下咬你一口,吓也吓你个半死。算了,还是待在

船上吧,万一湖面有船经过,也能第一时间求援。开始下雨,心中闪过可怕念头,假如营救无望,我们怎么办,就这么干耗?当年还没有手机,远程呼救想都没想过。关键是没有饮料干粮。自家车上倒是有些饼干可乐,登船前瞥了一眼,压根儿没打算带上。大意为,以为舟行此湖,跟北海荡起双桨差不了许多。略感安慰的是,苏必利尔是个淡水湖,周边无工业,估计也无废水和各种添加剂渗入,渴急了滤一滤泥沙,喝几口不至于闹肚子。天低水暗,两手攥空拳,初见大湖的惊喜此时虽未变成惊恐,但内心怦怦乱跳,惊慌还是有的。正在合计如何躲避风雨,孤舟过夜,孰料老天爷巧使暗招,继续培养人类情绪——给了你惊慌,再给你一次惊喜:寂静的湖面传来音乐般动听的马达声,一艘快艇遥遥驶入眼帘。我们招手,高呼,眼见快艇突突地驶来,

## 成为诗人

蒋一谈

波的名言:“每个人都是诗人。”其实,兰波最后放弃了写作。兰波这句话的含义,是指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开放的可能性,每个人要尊重并相信自己的诗意空间,追求与灵魂对话的超能力。那个时代的诗人常用极致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思想,造成后人的误解。每个人都有诗心和诗性,这样的表述更容易理解。

我觉得,把成为诗人当成自己的理想,不如把成为诗人当成一项长期的爱好和工作。文学写作是一把双刃剑,写作本身真的会改变一个人,它不一定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性格,但一定会改变他的性情,改变他的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,甚至让一个人变得自私、势利,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让这个人能时常感受到自己的嫉妒心,而嫉妒心是人性里最不堪的情绪感受。这些都将是——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之路上面对的综合挑战。

AI出现之后,读者对文学的理解、接受文学的方式,正在发生变化。不过,我觉得,如果你读到一本喜欢的诗集,并能把它分享给别人,你也是参与了文学的传播。如果你写出一首诗,记录了你的情感,浓缩了你对外界的感受,那会更好一些,因为你和诗的语言贴身拥抱了。诗确实能帮助你发现另一个自己:某一天,你忽然发现自己不是你理想成为的那种人,或者,你忽然发现,在这个世界上,悲观是容易的,乐观反而是困难的,你会记住那些给你带来美好的人。

没等庆幸,又突突地驶去。完了完了,错过了,漏掉了,夫妻俩对对方的眼中都看到了绝望,来不及假装镇定以图宽慰对方的绝望。

大约过了十几秒,翻一翻烙饼的工夫,两人的眼睛同时睁大,马达声再一次传入耳朵,那只小艇鬼使神差般又转了回来。这一次,一定是意识到了什么,不偏不倚,径直奔我们而来,艇首如刀,劈出八字形白浪。船降速,缓缓靠近。船上的是加拿大的一对老夫妻,衣着随意,体胖,面善,脸红如西红柿。他俩伸手过来,钩住我们的船帮,两船轻轻并拢。见我们是东方面孔,大概以为言语不通,便只是微笑,寒暄都免了。男人眼中更有活气,跨过来查看发动机,扳一扳,弄一弄,很快解决问题,重新打着火,转身上岸。我看出他是想

一些年轻的诗歌写作者,他们的理想是成为诗人。后来聊天,才发现他们的理想源于诗人兰波的名言:“每个人都是诗人。”其实,兰波最后放弃了写作。兰波这句话的含义,是指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开放的可能性,每个人要尊重并相信自己的诗意空间,追求与灵魂对话的超能力。那个时代的诗人常用极致的言辞表达自己的思想,造成后人的误解。每个人都有诗心和诗性,这样的表述更容易理解。

我觉得,把成为诗人当成自己的理想,不如把成为诗人当成一项长期的爱好和工作。文学写作是一把双刃剑,写作本身真的会改变一个人,它不一定能完全改变一个人的性格,但一定会改变他的性情,改变他的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,甚至让一个人变得自私、势利,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让这个人能时常感受到自己的嫉妒心,而嫉妒心是人性里最不堪的情绪感受。这些都将是——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之路上面对的综合挑战。

AI出现之后,读者对文学的理解、接受文学的方式,正在发生变化。不过,我觉得,如果你读到一本喜欢的诗集,并能把它分享给别人,你也是参与了文学的传播。如果你写出一首诗,记录了你的情感,浓缩了你对外界的感受,那会更好一些,因为你和诗的语言贴身拥抱了。诗确实能帮助你发现另一个自己:某一天,你忽然发现自己不是你理想成为的那种人,或者,你忽然发现,在这个世界上,悲观是容易的,乐观反而是困难的,你会记住那些给你带来美好的人。

没等庆幸,又突突地驶去。完了完了,错过了,漏掉了,夫妻俩对对方的眼中都看到了绝望,来不及假装镇定以图宽慰对方的绝望。

大约过了十几秒,翻一翻烙饼的工夫,两人的眼睛同时睁大,马达声再一次传入耳朵,那只小艇鬼使神差般又转了回来。这一次,一定是意识到了什么,不偏不倚,径直奔我们而来,艇首如刀,劈出八字形白浪。船降速,缓缓靠近。船上的是加拿大的一对老夫妻,衣着随意,体胖,面善,脸红如西红柿。他俩伸手过来,钩住我们的船帮,两船轻轻并拢。见我们是东方面孔,大概以为言语不通,便只是微笑,寒暄都免了。男人眼中更有活气,跨过来查看发动机,扳一扳,弄一弄,很快解决问题,重新打着火,转身上岸。我看出他是想

作为一个长时间活跃在网络上的资深网民,从论坛、博客时代,一路到微博、公众号,再到小红书、抖音;从电商兴旺到直播火热再到冷静……觉得自己见证互联网的一路变迁。

大概三年前吧,我们找据说电商行业里蛮优秀的运营聊天,他说:类似于你们的店铺吧,开了这么多年,大约等同于人类活到了八十岁。就是自然老化,接近死亡的状态。

当时我就尬住了,可能也是使劲调动了一下自己的情商,才勉强接住话。

三年过去了,我们还活着。今年感觉还不错,好像充满了一些活力,像是往一个新的方向又有新的生命力。回顾一下,这么多年也有很多艰难的时刻。怎么走过来的呢?其实概括下来就是两个字:改变。

有时候是小小的一步,有时候步伐大一点,有时候斩钉截铁,有时候不情不愿,但总在改。每一次觉得自己好像学会了可以安稳了,没过多久,又需要推翻从头再来。其实我是个特别恋旧且很容易满足的人。尤其年轻的时候,认为当下一切都很好。手头在做的工作、身边的朋友,什么都好,希望一切都不要有任何变化。如果有科幻片里的暂停键,冲动之下我肯定会按下去,留在原地。

但变化是常态,细水长流或者摧枯拉朽,有时候反应不过来就被推着往前走。直到有一天,我意识到现在的生活,身边的爱人,其实和年轻的时候完全不同,甚至是当时完全无法想象的。这才反应过来改变到底带来了什么。

我本来觉得人应该都是惧怕变化的。旧的模式让人安全,改变意味着舍不得,意味着一些丢弃,更担心自己会失败。但矛盾的是,人类本身也会非常向往改变,会经常有改变的冲动。比如社交媒体上点击率最高的标题,经常与改变相关。比如减肥前后,素颜和妆后,出租屋大改造、从菜鸟到行家……更有甚者,要加上时间限制。10分钟暴汗还你小蛮腰,三分钟妆容速成,2000元陋室变豪宅,学会三步穿搭女王就是你……

从这个角度讲,改变本身,蕴含着巨大的力量,且充满诱惑。

不愿意改变,可能仅仅是缺乏改变的勇气。怕被拒绝、怕受伤害。或者被社交媒体和点击率骗到,想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,想立时三刻见到效果。有段时间觉得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”,充斥着不完美和混乱。但最近觉得“世界的本质是小马过河”,什么事情,都要自己去试一试才知道。人生需要笃定的东西,需要一些稳定的支点,但也需要改变的勇气。

帮忙推船,赶紧阻拦,抢先一步蹬进水中。男人指指脚上的胶皮水靴,下水跟我一起发力,搁浅小艇恢复了自由。

我们连连道谢,老夫妻颌首,憨笑,没说不客气,更没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但是也没道别,坚持在前面领航,直到我们望见码头,这才挥挥手,驶向另一方向。

雨停了,西天放出霞光,湖上一片辉煌。

## 改变的勇气

赵款款



江山图 (国画) 邵志翔

都知道沈尹默、启功先生是“题签大师”,其实马公愚先生与沈、启二公相比,也是毫不逊色的。有一天,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我去孔夫子旧书网上溜达了个把钟的样子,就收获了不少余

## 马公愚与象棋

杨柏伟

马公愚题签的书影。看到一本自己也有收藏的民国象棋谱——傅荣年编著的《象棋残局新谱》(1940年出版),我不禁“啊呀”了一声,原来这本书的题签者也是马公愚,用的是他的“注册商标”——隶书。

说起来,马公愚和象棋真有不解之缘。相传温州马氏是明朝皇室后裔,崇祯自缢后,皇子皇孙各自逃难,临行时每房人家带走一枚宫中所制的玉质象棋子,作为日后亲人重聚时的凭证。马氏始祖分得一枚“马”,恰好是太祖马皇后

的姓氏,他孤身一人逃到温州,自称“马银潢”(隐皇)定居于此,此后繁衍生息,诗书传家。马公愚与兄孟容是温州马氏家族第十一世中的俊杰。民国年间赫赫有名的“象棋司令”谢侠逊先生不光棋艺高超,还是一位诗、书俱佳的文人。他也是温州人,年龄比马公愚大五岁。文人相交,自然少不了唱和互动。1953年6月1日,六十五岁的老兄谢侠逊“敬酬”六十岁的老弟马公愚一首七律诗:

灵秀瓯东说九山,灵钟今古大儒还。传家书画知公久,浪迹江湖愧我闲。除夜幽情挥腕底,廿年别绪寄吟间。马融绛帐源流远,座客竞多桃李班。对于马公愚的“书画传家”“桃李芬芳”,谢老作了精彩的概括、揄扬。

灵秀瓯东说九山,灵钟今古大儒还。传家书画知公久,浪迹江湖愧我闲。除夜幽情挥腕底,廿年别绪寄吟间。马融绛帐源流远,座客竞多桃李班。对于马公愚的“书画传家”“桃李芬芳”,谢老作了精彩的概括、揄扬。

不是吃多了她妈妈点心店里的点心的缘故。反正,如果我跟她一起去东风点心店,遇到她妈妈在,我那一碗赤豆羹绝对要比别人的赤豆更多,料子更厚,碗沿快要给汁水滴下来的样子。一旦手里有了钱,一声招呼:“走,朱朱,到你妈妈点心店去!”朱朱没有二话地跟我一起去东风点心店。一般是下午放学,大号铝桶里的赤豆羹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景象。很久很久以后,回想起这段赤豆羹光阴,疑惑:那时是没有加热装置的,早上熬好的赤豆羹到了下午不是要冷掉吗?也许他们再加热后重新注入铝制圆桶?还是下午的顾客吃的都是稍冷的?也许那是初夏时分,微冷

有微冷的味道。我外婆也是一个赤豆迷。她会煮美味的赤豆饭给我们

## 赤豆家族

南妮

吃,包赤豆粽子。小时候也亲眼见到过年前夕,外婆如何做豆沙。那是相当繁琐的一项工程。先煮好一大锅的赤豆,然后将它们放进干净的白色棉布袋子里,再用手使劲儿挤,豆沙从布袋缝里被一绺一绺地顺利挤出来,豆壳就留在了布袋子里。这时碗里的豆沙还不算成品,铁锅里放上一勺食油,倾入豆沙,再放些白糖,小火慢慢



夜光杯

翻炒。奇怪,一经油的浸润与热温,豆沙变得油光光地神气,既黏稠又顺滑。这样的豆沙不用甘当什么馅子,挖一勺来吃,或者配点泡饭过过,都是好美的事。如今,在超市里采购,看到一包包透明塑料袋包装的豆沙,总会下意识地去拿来看,多么晶莹可爱呀!捏着手感太好了。它应该做什么点心的馅子?总是最后,又依依不舍地将它们放下。赤豆饭,成年后也许曾经亲手做过两次。先炒赤豆煮到半熟,然后倒入电饭煲,加水,与新米混在一起。但自制的赤豆饭总没有外婆煮的好,有点柴,赤豆与米别扭散伙,没有彼此渗透,浑然天成之感。那么,她是放糯米了的?看了百

周深是个很特别的歌手,他的音域覆盖男低音到女高音。今年春晚,他和秘鲁男高音胡安·迭戈·弗洛雷兹一起演唱《山鹰和兰花花》,如果不看电视画面,只听声音,一定会认为是男女声二重唱。但周深是男生,他的嗓音是天赋、后天的训练,以及出道之后的努力,最终成就了这位难得的音乐人。有人将邓丽君、王菲与周深唱邓丽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与《微风细雨》的演唱录音作比较,你发现可以从王菲和周深的演唱中听到不同风格的情感诠释,确

实各有所长。周深的曲目很广。周杰伦的《兰亭序》由他唱出来,颇有江南韵味。除了流行音乐,周深也能演唱各种民歌,无论是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还是广西的《山歌好比春江水》,演唱荡气回肠,即使今日的粉丝也能欣赏。周深的语言能力也很惊人,他唱《说告别的时候》用了英语和意大利语,用法语唱《卡门》,中国的各种方言的歌曲如闽南语、粤语歌演绎得也十分精彩。周深出生在湖南邵阳,少年时代才随父母迁居贵阳。在小学就展现了能唱女声的特殊音色,后赴乌克兰学医,旋弃医改入利沃夫音乐学院从名师学俄系美声唱法,由此奠定了他后来的成功。专业评论认为,歌手的基本功,包括音准、音域、音色、气息控制等,周深都堪称“满分选手”。周深如果投身歌剧院舞台,或可以多种唱法而获一席之地,但是否能够成为大家,还真不好说。如今周深走上流行音乐舞台,异于常人的天赋、深厚的美声唱法基础,以及对于音乐的理解与掌握,已是顶级歌手。周深年方三十三,望之如邻家男孩,一开腔就声惊四座,很难不被他吸引。

## 爱听周深

何亮亮

周深出生在湖南邵阳,少年时代才随父母迁居贵阳。在小学就展现了能唱女声的特殊音色,后赴乌克兰学医,旋弃医改入利沃夫音乐学院从名师学俄系美声唱法,由此奠定了他后来的成功。专业评论认为,歌手的基本功,包括音准、音域、音色、气息控制等,周深都堪称“满分选手”。周深如果投身歌剧院舞台,或可以多种唱法而获一席之地,但是否能够成为大家,还真不好说。如今周深走上流行音乐舞台,异于常人的天赋、深厚的美声唱法基础,以及对于音乐的理解与掌握,已是顶级歌手。周深年方三十三,望之如邻家男孩,一开腔就声惊四座,很难不被他吸引。

## 十日谈

上海传统美食 责编:沈琦华

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着泡饭成长起来的。